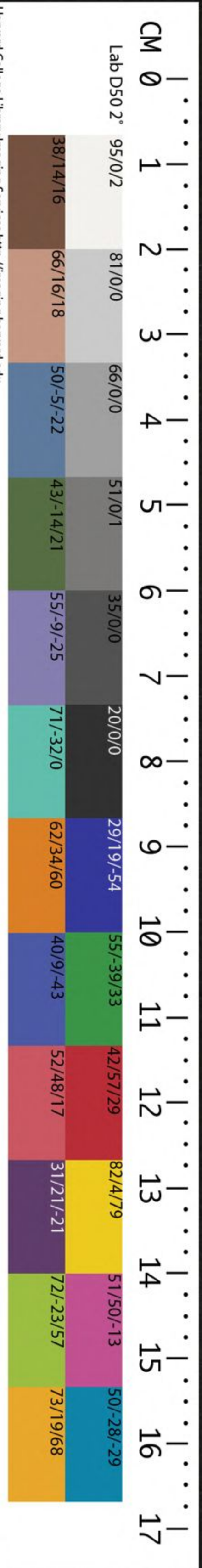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5

1920/44205

論語詳說 卷之十



T935/4422(3)

論語詳說卷之六

雍也第六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因篇首有雍也二字。故記者取之以名篇。此篇乃論語之第六篇也。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其間賢而得者。無如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而否而失者。無如仲弓之父。與祝鮀。宋朝者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何。而簡。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此雍也。篇之第一章。乃論仲弓。子桑伯子之得失也。子曰。聖人言。雍也。可使南面。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南面者。

人君聽治之位。必南面者嚮明而治也。言仲弓寬弘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是許其可以當諸侯之任也。若子路之千乘。冉有之方六七十。公西華之宗廟會同。皆可當諸侯之任者。若顏子。又王佐之才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蓋老氏之流。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子曰。聖人答仲弓而言。可也。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言伯子亦可取者。以其不煩擾也。仲弓曰。仲弓見夫子言伯子可也。簡而言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

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子曰。聖人言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許之曰。冉有之言是矣。○子朱子既用自己之言。與胡氏之說。逐節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總斷之。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踈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謂中主於敬。則內欲不萌。外物不入。故中無物。而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之矣未聞好學者也

此雍也篇之第二章乃論顏子好學之實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哀公魯君名蔣乃問孔夫子你門弟子誰是好學的孔子對曰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記者謹之孔夫子乃對哀公而言有顏回者好學臣門弟子內只有一箇姓顏名回者這人真好學然不惟告以好學之人而又必告以好學之實一則曰不遷怒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何也蓋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且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好媸醜任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一則曰不貳過貳復也過於前者

不復於後何也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且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總差失便能知之總知之便更不萌作是則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不幸短命死矣不幸者不惟顏子之不幸而實夫子之不幸不惟夫子之不幸而實斯道之不幸也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今也則亡亡古無字通用如今則無真好學者矣未聞好學者也再未聞有真好學如顏子者也聖人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子朱子既用自已之言與程張之說以解之而又引伊川所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以明之乃設或問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

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與。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爲學。將以求至聖人之道。學之道奈何。所以學之。爲聖人之道。又何如哉。曰。天地儲精。言天地儲蓄得精英之秀氣。聚得五行之氣者。爲人。人稟得金木水火土之秀氣以生。所以爲萬物之靈。其本也。真而靜。其本然之體。真實而凝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常之性。全具於中。曰仁義禮智信。愛之理爲仁。宜之理爲義。讓之理爲禮。智之理爲智。信則實有此理。形既生矣。耳目鼻口之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以其聲色臭味之物觸其耳目鼻口之形。則此心不能不動。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此心既動。七情乃起。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曰喜悅之情。二曰忿怒之情。三曰哀戚之情。四曰歡樂之情。五曰愛懼之情。六曰

憎惡之情。七曰貪欲之情。情既熾而益滋。七情勝而愈蕩。其心其性鑿矣。則五性鑿而非渾成之體。且矣。是故以此之故。覺者約其情有知覺者。則約其情之流。使合於中。使之不失之過。正其心以正吾之一心。養其性而已。以存養其本然之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必先明了此心。不使物欲昏蔽之。知所往。審其所適。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必如此而後。勉力而行。以求至於道。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第十二篇。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顏子事斯語。不遷怒。貳過者。此章之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真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則顏子好學之至篤。而學有得乎聖人之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顏子所以未至於聖

人者固執之者也。非化之也。未至於聖人無迹之妙也。假之以年。若更假之以壽考。則下日而化矣。則不待久而渾然無迹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如今人乃說聖人本生知。而不知之。非學可至。不是由學而可至於地也。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且顏子之學。求以至乎聖人之道。而今人記誦文辭之學。豈可與顏子之學同日而語哉。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由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此雍也篇之第三章。乃論冉有原思之失。而見聖人處事

之義也。子華使於齊。子華孔子弟子。姓公西。名赤。使為孔子使也。或曰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且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者也。子華為其師孔子使於齊國去了。冉子為其母請粟。冉子亦孔子弟子。名求。字子有。其母為子華之母也。冉有乃為子華之母請粟於孔夫子。子曰與之釜。釜六斗四升。夫子答冉有而言。與之一釜之粟。即六斗四升也。請益。冉有少之。而請夫子加益之。曰與之庾。庾十六斗。夫子又答冉有而言。與之一庾之粟。即十六斗也。冉子與之粟五秉。秉十六斛。一秉十六斛。五秉即八十斛也。冉子乃私與之五秉之粟。子曰聖人乃非之而言。赤之適齊也。適往也。且公西赤之姓

齊國去時。乘肥馬。所乘者肥壯之馬。衣輕裘。所服者輕美之皮裘。言其富也。吾聞之也。吾我也。聖人之自謂也。聖人道我嘗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我聞君子之濟人。但補不足而不續有餘。原思爲之宰。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國人也。孔子爲魯司寇時。必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與之粟九百。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不可知其爲斗爲斛也。聖人與原思之祿。其粟九百。辭。原思乃辭其多。子曰。毋。毋。禁止辭。聖人乃禁止之不許其辭。言常祿不當辭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何也。先王制爲井田之法。使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則鄰里鄉黨有貧乏者。禮義固當相周濟也。○子朱子既自逐節解之。而又引程子張子之言以總斷之。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師使弟子而弟子爲師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貧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何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少亦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爲請。自多與。以爲惠。憲甘貧。辭常祿。以爲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雍也。篇之第四章。乃論仲弓之賢。而自見用於世也。子謂仲弓。子孔子也。謂評論也。仲弓。孔子弟子。冉雍也。孔子乃評論其門人。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謂其完全端正。中。犧牲也。且祭天地之牛角。鬮栗。祭宗廟之牛角。握。祭社稷之牛角。尺。此曰中。犧牲。以其角中。程度也。雖欲勿用。用。用以祭也。以其生於犂牛。人雖欲不用。以祭。山川其舍諸。山川。山川之神也。其猶豈也。諸。語辭也。而山川之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謂以犂牛譬其父之惡。以騂角譬仲弓之賢。以山川不舍。譬仲弓必見用於世。如詩六

比

藝之此也。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范氏之言。以斷之。曰。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心不則。德義之經。之瞽叟爲父。而有濟。哲。文明。溫。恭。允。塞。之舜。爲之子。以鯀爲父。而有禹。以方。命。圯。族。凶。惡。之鯀。爲之父。而有克。勤。克。儉。文。命。誕。敷。之禹。爲之子。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此雍也。篇之第五章。乃論顏子之父於仁。而諸子之不能及也。子曰。聖人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孔子弟子。姓

顏字子淵其心指顏子之心三月言其久違猶去也仁者
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聖人言在吾門
者惟顏回則其心三月之久不違乎仁何也孔門傳授心
法以仁爲要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受以生之理
斯理也歛之不盈方寸而充之則塞乎宇宙養之不間俄
頃而達之則貫乎幽明所以爲一心之全德萬善之總名
包羅天地揆叙萬物其體即天地之體其用即天地之用
苟非天地合德全體不息之聖孰能與仁爲一哉所以孔
門三千之衆速肖七十二人而惟顏子則以深潛純粹之
資博約克復之功仰鑽瞻忽深知乎聖道之體周舍行藏
獨同乎聖道之用惟其與聖未達一間之微所以與仁不
違三月之久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其餘指群弟子

而言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
而不能久也且重厚簡默如仲弓忠信明決如子路多才
能如冉有明禮節如子華而夫子皆曰不知其仁也聰明
穎悟如子貢而夫子有非爾所及之語執德信道如子張
而曾子有難與爲仁之譏克伐怨欲不行如原憲而夫子
亦曰仁則吾不知也凡若此者非日月至焉者乎大抵聖
門學者惟用功有淺深之異故得仁有久暫之殊如此○
子朱子旣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尹張子之言以斷之程
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如春三月則天時一變而爲夏
夏三月則天時一變而爲秋秋三月則天時一變而爲冬
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且顏子雖能三月之久心不違
仁然未免於三月之後畧有間斷隨便接續去若無這些

子間斷則便是聖人之與人爲一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一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也。間平声際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寸。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子亦潛心於聖人矣。未達一間爾。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內外賓主之辨。且仁猶屋。心猶我。我常在屋中則爲主。出入爲無常則爲客。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若終出則便入。蓋心安在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終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勉勉者用力而不已也。循循者謹守而不變也。過此幾非在我者。此字指勉勉循循之用力不已。謹守不變而言。幾猶近也。在我者以其用力謹守。由已爲之。如顏子請事斯語之時是也。非在我者只是全不用力。無所事守。非有所存而自不忘。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所謂安仁之聖人也。幾非在我者。即顏子之欲罷不能。欲從莫由之時是也。學者誠能過得這用力謹守之關。則亦近乎非在我之顏子矣。故胡氏以勉勉循循爲學者希顏子之方。不誣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此雍也篇之第六章。乃論子路子貢冉有之才。各有所長。

而皆可用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仲由孔子弟子。字子路。從政。謂爲大夫。與者疑而問之之辭。康子乃問孔子。爾門人仲由可使爲大夫。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果有決斷。何有。言不難也。孔子乃答康子。而言仲由有決斷。於爲大夫。則何難之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賜孔子弟子。姓端木。字子貢。康子又問孔子。爾門人端木賜可爲大夫。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達通事理。孔子之答康子。而言端木賜通事理。於爲大夫。則何難之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求孔子弟子。姓冉。字子有。康子又問孔子。爾門人冉有可使爲大夫。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藝多才能。孔子乃答康子。而言冉求多才。能於爲大夫。則何難之有。○子朱子旣自貼

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且有決斷。子路之長也。通事理。子貢之長也。多才能。冉有之長也。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不獨子路。子貢。冉有。這三人各有所長。天下之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官人者。能取其長。則天下之人皆可用。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可取。况其才之美者乎。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此雍也篇之第七章。乃論閔子之賢而得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季氏魯大夫。季孫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國人也。費季氏邑宰。邑長之官也。季氏欲使閔子爲費之

宰故使人來召。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如有復我者，復爲再來召也。言若再來召我，則吾必在汶上矣。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則當去之齊。夫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謝氏之言以斷之。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閔子不仕大夫之家，此章可見。按家語云：曾子弊衣而耕魯，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未我驕也。吾豈能無畏乎？然則魯君之賜猶固辭之，况肯仕大夫之家耶？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我之道德爲內，人之富貴爲外，則在內者重，在外者

輕。知乎此，則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况閔子又得孔子之大聖人，以爲之宗主。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以其竊奪而得也，不啻犬彘。閔子看之不異犬彘之輕賤也。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又欲其爲犬彘之下，而服事之，豈閔子之心耶？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何也？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爲之事。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謂子路柔則必取辱，謂冉求。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且衛輒擲國拒父而由也，爲之死其難求也。爲之附益季氏上竊下奪而求也，爲益其富，夫豈其本心哉？豈子路冉有之本心如此。蓋既無先見之知，二子未仕

而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二子既仕而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如此則閔子所以爲其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此雍也篇之第八章。乃伯牛將死而夫子痛之辭也。伯牛有疾。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國人也。有疾。先儒以爲癩也。孔子門人冉伯牛有疾病。子問之。子。孔子也。問之者。問其疾也。孔子來問冉伯牛之疾。自牖執其手。自猶從也。牖。南牖也。其手。伯牛之手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從南牖間執其伯牛之手。蓋與之永訣也。夫不入其室。以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

執其手。以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曰：亡之。聖人見伯牛將死而之亡之矣。命矣夫。命謂天命。然此命。是以氣言者。因其所稟之高下厚薄脩短。而爲貴賤富貧。壽夭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即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蓋伯牛素行合乎天理。故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再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子朱子既用自已之言。與先儒之說。貼經解之。而又引侯氏之言。以漸之。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先進篇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是伯牛次於顏閔矣。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此侯氏深見聖人愛惜人才。而切於傳道之心。其至誠惻怛有

不能自己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此雍也篇之第九章。乃論顏子之賢也。子曰：聖人言賢哉回也。賢哉，嘆美之辭。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聖人嘆美之，而言賢矣哉。顏回也。一簞食，簞，竹器，食飯也。以一竹器而盛其飯。一瓢飲，瓢，瓠也。飲湯也。以一瓢瓠而盛其湯，在陋巷，居在隘陋之巷，人不堪其憂，人他人也。且他人見顏子之貧困如此，而心不能堪，猶爲顏子憂之。如今人見人憂困極，而爲之憂曰：如此之苦，怎生過日！一般回也不改其樂。顏子之心，則憂之泰然而不以害其樂。蓋顏子深潛純粹之資，博約克復之功，仰鑽瞻忽，深知乎聖道之體。

舍行藏，獨同乎聖道之用，與聖未達一間之微。與仁不遠三月之久，則曾次洒落明瑩，如光風霽月，而日用之間，從容自得，無適而不樂。雖處貧而不知貧，賢哉回也。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顏子曾中元，自有樂，故雖處貧窶之中，而不以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故夫子兩以賢哉稱美之。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其字是元，有此樂，故其字當熟玩而深味之。自有深遠之意思。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茂叔名敦，願號濂溪先生。上繼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二程其門人也。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且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是仲尼之樂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也。蓋孔顏之樂。處在一仁而已。何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受以生之理。斯理也。斂之不盈方寸。而充之則塞乎宇宙。養之不間俄頃。而達之則貫乎幽明。所以爲一心之全德。萬善之總名。包羅天地。揆叙萬物。其體即天地之體。其用即天地之用。孔子安於仁。而樂在其中。顏子則不違仁。而不改其樂。是孔子以自然之仁。而有自然之樂也。顏子以持守之仁。而有持守之樂也。非曰樂仁。仁之中自有樂也。故曰仁者不憂。不憂即樂也。尋孔子之樂處者。舍仁何適矣。○子朱子既引程子之言以斷之。而又自謙而言。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謂發矢借教射者。引弓而不發。

矢欲學射者。自求其所中之的。以明程子之言。孔顏之樂。而不言所樂何事。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朱子以爲今亦不敢妄說。孔顏樂處。與其所樂之事。學者但當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且顏子嘗稱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又自言其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此正顏子所以造夫心不違仁。而不改其樂之由也。今之學者。苟能用功於博文。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用功於約禮。而會之以至一之理。以至悅之深。而力之盡。則顏子之樂可得尋也。若曰。孔顏樂處。不在乎仁。則仁又何足以爲孔門傳心之要哉。○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此雍也篇之第十章。乃論耒求之失也。耒求曰。耒求。孔子弟子。字子有。非不說子之道。子謂夫子也。耒求聞夫子稱顏子之賢。而不改其樂。乃自言非不喜悅夫子之道。力不足也。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言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子曰。聖人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中道而廢者。謂行半途也。今女畫。女指耒求也。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聖人謂耒求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胡氏之言以斷之。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耒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悅芻豢。草食曰芻。穀食曰豢。謂美肉也。夫道若大路然。使耒求喜聖人之道。如口之喜美肉之味。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不惟不能知其所亡。又且忘其所能焉。此耒求之所以局於藝也。按學而首章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必然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觀耒求未嘗用力。使說力不足。又說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其弊原於畫地以自限耳。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此雍也篇之第十一章。乃聖人教子夏而勉其爲已。戒其爲人之詞也。子謂子夏曰。子孔子也。謂教語也。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孔子乃告語其門人。卜子夏而言。女爲君子儒。女。子夏也。儒。學者之稱。君子儒。爲已者。欲得之於已也。而其終至於成物。此聖人所以勉子夏爲君

乎遠大之已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此雍也篇之第十一章，乃論子游子羽之賢而得也。子游爲武城宰，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武城魯下邑，言魯下邑則非大夫之采邑也。宰，邑之長官也。孔子弟子言子游爲魯下邑武城之宰，子曰：聖人言女得人焉爾乎？女指子游也。人謂人才也。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辭。聖人之言寬緩而不急迫。聖人問子游爾得人才焉爾乎？曰：子游乃對聖人而言。澹臺，滅明者，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也。言有箇姓澹臺，名滅明者，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未嘗至

子儒也。無爲小人儒，無毋通禁止辭也。小人儒爲人且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而其終至於喪已。此聖人所以戒子夏無爲小人儒也。○大抵學者將以一心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也將以一身體天地之道，脩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也。豈可不爲爲己之君子，而爲爲人之小人哉？○子朱子旣用自己之言，與程子之說，貼經解之，而又引謝氏之言以斷之，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義者天理之所宜，而君子喻之利者人情之所欲，而小人喻之。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其後子夏爲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之說，與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論，則必無昧

於偃之室也。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鄉飲習射讀法而群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闕。而當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總而言之。則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其全體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揚氏之言以斷之。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臧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朱子既引揚氏之言以斷之。而又自謙而言。○愚謂持身以臧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感。且持身者不以苟賤爲羞。則捨義徇私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爲邪媚所惑。則賢否短長皆不復能辨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此雍也篇之第十三章。乃論孟之反之一得也。子曰。聖人言孟之反不伐。孟之反。魯大夫名。側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誇功而伐者。以其樹以伐而敗。功以伐而喪。故曰矜厥能。喪厥功。有厥善。喪厥善。今也孟之反不誇其功。何也。奔而殿。奔敗走也。軍後曰殿。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將入門。將待入。魯之城門。策其馬。策。鞭也。乃鞭其所乘之馬。曰。非敢後也。言我本不敢在後。馬不進也。以其馬不能

前進也。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按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
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
以爲毀。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蓋反不惟不自有其功
而又自掩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學之害
矜伐居多。宜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子朱子既用自己
之言。與先儒之說。貼經解之。而又引謝氏之言以斷之。曰
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
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但凡可以矜自己而誇稱於人
者。皆無足言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
孟之反。可以爲法矣。且孟之反。他事未可知。只此一事。便
可爲法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出矣。

此雍也篇之第十四章。乃聖人傷衰世之事。而著祝鮀宋
朝之失也。子曰。聖人言不有祝鮀之佞。祝宗廟之官。鮀衛
大夫。字子魚。有口才。言衰世好諛。而無祝鮀之口才。而有
宋朝之美色。而字謝氏。疑爲不字。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
世悅色。而無宋朝之美色。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今之世。夫
子自謂當時也。非此二者。難免於今。必見憎疾。蓋傷之也。
傷之也者。傷人心之不古。痛世道之益衰也。何也。蓋孔子
以天縱之聖人。任道爲宗。上憂天命。下悲人窮。爲斯嘆也。
不亦宜乎。

○子曰。誰能出不由力。何莫由斯道也。

此雍也篇之第十五章。乃聖人因時人行不由道而恠而嘆之之辭也。子曰：聖人言誰能出不由戶。戶者人之所由出入者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斯道即中庸之道。乃天理人倫之至。人之所當必行者也。時人但知由戶而出而不知由道而行。故聖人恠而嘆之曰：何故乃不由此道耶。自今觀之。春秋之世。聖學不明。王綱不振。處士橫議。暴行交作。索隱行恠之徒蜂起。天理滅而人道息。聖人任道爲宗。恠嘆時人。夫豈過哉。○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洪氏之言以斷之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耳。何也。道者率性而已。性具於心。率而行之道。豈遠人。人不率性。恣意妄行。非自遠乎。○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

此雍也篇之第十六章。乃聖人論人之文質相勝之偏。而欲學者得文質相稱之全也。子曰：聖人言質。聖文則野。野人言鄙。畧也。言有一等人。質勝於文。則爲鄙畧之野人。而無足觀矣。文勝質則史。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言有一等人。文勝於質。則爲多聞習事之史。而誠有不足。又何足取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君子成德之名也。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若質勝文者。則當損有餘之質。補不足之文。以就中。若文勝質者。則當損有餘之文。補不足之質。以就中。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楊氏之言以斷之。而明二者之輕重曰：文質不可以相勝。此

句平說。然質之勝文猶言其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此說質勝文之猶可爲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此說文勝質之甚則有不可爲者矣。然則與其史也寧野。此又不得已而存本之謂也。○大抵聖人此章之旨。謂文質相勝者。一偏之失。損益就中者。成德之功也。

○子曰。人之生也。首罔之生也。幸而免。

此雍也篇之第十七章。乃聖人推本生理而戒人逆理之辭也。子曰。聖人言人之生也直。此生字是始生之生。生理本直何也。蓋人之生也。稟天命之性。受帝降之衷。天理豈有不直者乎。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所謂直也。直者性

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不直也。論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論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而不直。則生道息矣。而亦生者幸而免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是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此聖人欲人順其生理之本直者。而立心行事一於直而已。不寧惟是前乎此者。如論微生高之乞醯。左丘明之所耻。後乎此者。如父爲子隱。及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之。無非欲人立心行事以直者也。吁。人而不直。雖幸免死。亦聖人之罪人也。可不戒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此雍也篇之第十八章。乃聖人勉人進學之辭也。子曰：聖人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之字指道而言。道則原於天命之性，帝降之衷，而爲人倫物理之常，不可湏臾離者也。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此道而未得也。言知有此道之人，不如好此道之人爲優也。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言好此道而未得之人，不如得此道而樂之之人爲尤優也。以孔門觀之，則知之者三千之徒皆是也。好之者七十子是也。樂之者，其惟顏氏曾氏之子乎。○子朱子既引尹氏之說，而貼經解之，而又引張敬夫之說以斷之，曰：譬之五穀，稷黍稻粱秫，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

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蓋學者之道當知之而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爲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大抵此章之旨，惟進學之功有淺深，故造道之效有淺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雍也篇之第十九章。乃聖人論教人者，必因資質之高下而爲施教之次第也。子曰：聖人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語上也而告之以性命道德之妙理之精且深者也。如夫

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告顏子。而一貫之理。則告曾子。子貢而已。性與天道之說。亦惟子貢得聞之。而他人有不得聞焉。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則去上智爲遠。若驟然告以性命道德之理。彼何所從入。不若且告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且淺者也。則可以循序用力。而漸進於高遠之地位焉。此聖人所以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張敬夫之說以斷之。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精以理言。性命道德之妙是也。粗以事言。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是也。蓋理之於事體。用一原而事之於理。顯微無間。豈有二致乎。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但其之其指聖人而言。因其之其指學者而言。

材猶質也。篤加厚也。聖人施教。則必隨學者之材質而加厚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如所謂性命道德之妙。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如所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之之。指學者而言。問謂問於人。思謂思於心。言使學者外而問之於人。內而思之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大抵聖人此章之旨。因人資質之高下。爲已施教之次第如此。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此雍也篇之第二十章。乃聖人因樊遲之失而施教以明仁者知者。存心處事之正也。樊遲問知。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嘗問知於孔夫子。子曰。夫子乃答樊遲而言。務民之義。務專力也。民亦人也。義者宜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推而至於冠婚喪祭之禮。起居飲食之節。凡理之當爲者。皆是也。敬鬼神而遠之。鬼神者。祀典所載之正神也。敬謂謹其奉祀之禮。而遠者。以其處幽故嚴而不敢瀆耳。若非祀典之正神。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正義以絕之。而不感於鬼神之不可知。可謂知矣。是智者之事也。若以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合而觀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爲善去惡。人道所宜也。

不務爲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智也。問仁。樊遲又問仁於孔夫子。曰。又答之而言。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謂先其事之所難也。後得謂後其效之所得也。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必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可謂仁矣。是仁者之心也。朱子於務義敬神。則曰智者之事。於先難後獲。則曰仁者之心。何也。豈務義敬神。是就行事上說。故曰。事先難後獲。是就處心上說。故曰。心。然事豈不出於心。而心豈不主於事乎。但各就所指而言耳。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樊遲蓋有不務民義。諂瀆鬼神之病。故聖人因其問智而告以務義敬神。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聖人因其問仁而告以先難後獲。無非因其病而藥之也。○子朱

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呂氏之言以斷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世之人。苟非理明心正之士。則多信鬼神。且如疾病之生。或飢寒暴侵。或飽煖太過。或喜怒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以致一身之氣不和。而疾病生焉。顧乃不此之察。動則曰。某鬼禍之。某神崇之。豈不惑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有等不信鬼神之人。雖天地日月風雲雷雨山川社稷聖賢祖考。亦褻慢而不敬。人是孟浪之人。能敬能遠。可謂智矣。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斃。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斃。是可不謂之智乎。又曰。先難克已也。克勝也已已之私心也。先難所包者。闊本不但言克已。而克已是於所難之中。又舉其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以克已為先。而又不計其效之所得。非仁人之心乎。呂氏

曰。當務為急。務民不求所難知。敬鬼神力行所知。不憚所

難為。但言先難而後獲之意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雍也篇之第二十一章。乃聖人論智仁者之性情體段。功效之殊。而明人品之不同也。子曰。聖人言。知者樂水。知者是那一般通曉底人。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此智者之性情也。仁者樂山。仁者是那一般渾厚底人。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此仁者之性情也。知者動。動以體言也。知者亦有靜也。而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如水淵深不測。是靜

也。及滔滔而沉，日夜不息，故主於動。仁者靜，靜亦以體言也。仁者亦有動也，而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如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知者樂樂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仁者壽，壽亦以效言也。靜而有常，故壽。○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知仁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二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此雍也篇之第二十一章乃聖人論齊魯之政俗有美惡

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也。子曰：聖人言齊一變至於魯，魯是大公望受封之國，魯是周公之子伯禽受封之國也。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喜夸詐，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乃伯政之餘習，可謂惡矣。魯則重禮教，周公之禮在於魯，其重禮法可知。崇信義，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不亦美乎。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故齊之政俗，必待聖人之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豈非變而之道之難乎。魯一變至於道，道則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即文武周公之道，純乎仁義道德之光粹乎禮樂教化之美，豁然太公至正而已。魯今既有先王之遺風，則但一變而便可至於先王之道也。豈非變而之道之易乎。

或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
嚴矣朱子謂二國之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
伯政之餘習即此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也○子朱子既
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斷之曰夫子之時齊強魯
弱孔子之時乃齊之景悼簡公之時魯之定哀二公之時
斯時也齊國強而魯國弱孰不能以齊勝魯也以勢力論
之誰不以爲齊勝於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仲孫
春秋曰魯猶秉周禮仲尼對季孫欲用田賦曰則周公之
典在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此所
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齊由桓公之伯爲從簡尚功之治
管仲制國爲二十一都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
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此所謂從簡也桓公

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也太公之遺
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
則至於先王之道也○子朱子既引程子之言於前而自
謙而言以斷之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而不得試
觀孔子相夾谷之會以禮責齊而威重三軍使齊人心服
而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是夫子變齊至魯之一機也又如
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三月而
魯國大治又非孔子變魯至道之兆乎惜乎魯不能終用
孔子也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畧可見
矣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齊功
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紀綱不振若不與
整頓而却理會功利之習便是失緩急之序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此雍也篇之第二十二章乃聖人傷時之不古也子曰聖人言觚不觚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蓋古人之器多有稜如酒器便如金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者不觚者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子朱子既用自已之言與或人之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范氏之言以斷之而廣其餘意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舉君臣而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可知矣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且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仁也不仁則與禽獸同歸而已國而不治則不國矣舉國則

小而一家大而天下亦可知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此雍也篇之第二十四章乃聖人因宰我以仁者蔽於愛而告以仁者明於理也宰我問曰宰我孔子弟子名子嘗問於夫子而言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仁者是仁人也有仁之仁當作人問仁者之人雖告之言井中有人其從之也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疑仁者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恐必隨之於井而救之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子曰何為其然也聖人答宰我而言其愚如此君子可逝也君子謂仁者逝謂使之往救言仁者但

可使之往救井中之人不可陷也。陷謂陷之於井亦不可使之陷之於井中。可欺也。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仁者但可誑之以理之所有者不可罔也。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亦不可昧之以理所無者何也。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雍也篇之第二十五章。乃聖人勉人以知行並進之學也。子曰：聖人言君子博學於文，君子學者之稱也。博廣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是即書所謂惟精主善也。

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中庸所謂擇善明善道問學也。無非博而求於不一之善焉。約之以禮，約要也。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是即書所謂惟一也。大學所謂誠意正心也。中庸所謂固執誠身尊德性也。無非約而會之以至一之理焉。亦可以弗畔矣。夫畔背也。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禮，必至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功，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爲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爲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爲二也。由博而約，必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

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其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
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
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爲反約之地耳豈
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也序則必由
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爲
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
中而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背於道哉此
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或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之不同朱子曰聖人之言本無輕
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而約之以禮則
可以弗畔於道雖有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
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斷削者只是這

斧斤規矩及至削鏤之神斷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
矩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不食者天厭
之。天厭之。

此雍也篇之第二十六章。乃聖人無可不可之義也。子見
南子。子孔子也。南子。宋姓女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衛。南子請見。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
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
見之。夫人在諦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
孔子曰。吾鄉爲不見。見之禮答焉。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
其小君之禮。時亦不行久矣。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而孔子
從而行之。子路不說。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而

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夫子矢之。矢誓也。夫子乃爲發誓曰。予所否者。予我也。聖人之自謂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理。不由其道也。聖人言我誓有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之非。則天厭之。天厭之。厭棄絕也。天道福善禍淫。故再言爲天之所棄絕之。蓋聖人道大德全。無可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也。

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懼不得其死。毋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說。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此雍也篇之第二十七章。乃聖人嘆美中庸之德。而見世教之衰也。子曰。聖人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書言中而不言庸。庸在其中。只是箇依本分正恰好。不爲恠異之事。其指中庸之德而言。至極也。聖人嘆美中庸之德。乃天下至極之善。原乎天命之性。而成乎脩道之教者也。民鮮久矣。民衆人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非過之則不及也。況爲恠異之事者乎。○子朱子旣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

不偏之謂中。以其不偏倚。故名曰中。不易之謂庸。以其不改易。故名曰庸。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只是天下箇正當的道理。庸者天下之定理。庸只是天下箇一定的道理。惟其正當所以一定。惟其一定所以正當。中庸豈二致哉。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且唐虞三代之隆。世教大明。而天下之民咸有中庸之德。故曰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自周道微。而世教衰。民流於放僻邪侈。恠異不經。而不興於先王之德行。故少有中庸之德久矣。按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而下句却無能字。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而下句却有能字。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櫟括語。而饒氏又以為此以德言。由乎世教之衰。彼以道言。由乎氣質之異。是求異乎。朱子

之說者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此雍也篇之第二十八章。乃聖人因人施教而救其論仁過高之失也。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乃問於孔夫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博廣也。廣博則所施者廣而無極也。衆多也。濟衆則所濟者多而無窮也。何如問辭也。問所施者廣而無極。而所濟者多而無窮。是何如人也。可謂仁乎。問此博施濟衆者。可謂仁者之人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事猶止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

以其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有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造到地位極致處。的聖人能之。猶未敢必也。堯舜其猶病諸。堯是唐帝名。舜是虞帝名。二帝五帝之盛帝。百聖之至聖也。病心有所不足也。諸語助辭。言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此正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此節言仁之功用。是就事上說也。夫仁者。未發語辭。仁者。仁人也。夫子乃就心上指仁之本体而告之。曰。若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欲立謂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仁者之心。物我無間。是已之欲立於世。則即以已及人。而使之有以自立也。已欲達而達

人欲達。謂欲遂其志。則即以已及人。而使之得以自達也。蓋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此節言仁之體。是就心上說也。能近取譬。近指身而言。譬喻也。言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可謂仁之方也已。方術也。此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此節言仁之方。是就身上說也。蓋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此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爲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子朱子既自逐節解之。而又引程子呂氏之言以斷之。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冷濕病也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體認得人物皆為己。則此心之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若視人物為人物。而不屬於己。自與己不相干涉。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己矣。何也。蓋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

病諸者二。謂此章一惠問篇。子路問君子章也。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

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

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贍足也。此病其施之不

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荆梁雍豫魯

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

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

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

亦與之相為無窮。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

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處近而可入。是乃為仁

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詳說卷之六

論語詳說卷之七

述而第七

因篇首有述而二字。故記者取之以名篇。此篇乃論語之第七篇也。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若述而不作章。默而識之章。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文莫吾猶人也章。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章。皆記聖人謙已之辭。若德之不脩章。加我數年章。我非生而知之者章。又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若志於道章。三人行章。仁遠乎哉章。奢則不遜章。君子坦蕩蕩章。皆記聖人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若子之燕居章。子溫而厲章。是記聖人容貌之變。其餘皆記聖人行事之實也。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此述而篇之第一章乃聖人謙己之辭也子曰聖人言述而不作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信而好古信謂信古之道好古謂好古之道也此乃述而不作之本且夫子一則曰好古敏以求之二則曰不如某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古道之不篤故爾惟能篤信於古道而深好於古道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竊比於我老彭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夔德篇有商老彭之語蓋信古而傳述者也聖人以爲己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但

可竊比於我老彭而已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以其自云竊比也蓋其指聖人言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何耶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爲盛德之至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自開闢以來三皇繼立五帝迭興而禹湯文武周公又出所以因特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如易書詩禮樂等籍所載是已是則夫子之時作者已略完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拆衷之且群聖之作如易道陰陽書道政事詩理性情禮謹節文樂和上下各是一事如樂之一小成夫子合而斷其中也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焉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聖人刪定贊脩之事雖述之於古而其垂世立教之

且與天地同其大。日月同其明。而爲萬代帝王正德出治之大經大法。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此述而篇之第二章，亦聖人謙己之辭也。子曰：聖人言默而識之，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學而不厭，雖得而不自以爲得，更加講貫，孜孜焉博學篤志而不息，勉勉焉切問近思而不已，愈足而愈不足，而無一毫厭斁之心。誨人不倦，不但欲有諸己，而便施之於人，諄諄焉授業解惑，而不惰懇懇焉勸善懲惡，而不憊。愈至而愈不至，而無一毫倦怠之意。蓋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爲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

同得，故教而不倦。何有於我哉？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且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朱子又嘗謂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述而篇之第三章，乃聖人謙己誨人之辭也。子曰：聖人言德之不脩，德謂仁義之理得於心者也。如有害人之心，是仁不脩。有穿窬之心，是義不脩。夫德必脩而後成，是日新之要也。今云德之不脩，是未能日新之一也。學之不講，學謂格致之功盡於己者也。如理性不明，是學不講。事物不知，是學不講。夫學必講而後明，是日新之要也。今云學

之不講。是未能日新之二也。聞義不能徙。義即善也。徙義即遷善也。如未能孝而見孝。則即徙於孝焉。未能弟而見弟。則即徙於弟焉。夫見善能徙。是日新之要也。今云聞義不能徙。是未能日新之三也。不善不能改。不善即惡也。改惡即復善也。如放僻邪侈惡也。而改之。則可以復其天命之性。姦盜詐僞惡也。而改之。則可以復其帝降之衷。未改過不吝。是日新之要也。今云不善不能改。是未能日新之四也。是吾憂也。吾我也。聖人之自謂也。苟未能脩德講學。遷善改過。則聖人猶憂。況學者乎。○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是大本。講學為實功。徙義改不善。脩德之條目。而講學之効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非善。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為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為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此述而篇之第四章。乃聖人容貌之實也。子之燕居。子孔子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昔孔子弟子記孔子在閒暇無事之時。則申申如也。申申其容舒也。聖人在閒暇無事之時。而其容儀則申申然而舒泰。而非鞠躬如不容之時之容之嚴也。天天如也。天天其色愉也。聖人在閒暇無事之時。而其顏色則天天然而愉悅。而非勃如戰色之時之色之肅也。○子朱子既用自已之言。與揚氏之說。出經解之。

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大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大抵惟聖人自然有中和之德。故聖人自然有中和之氣如此。

○子曰。其甚矣吾衰也。又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述而篇之第五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嘆道之不行也。子曰。聖人言甚矣吾衰也。吾我也。聖人之自謂也。聖人嘆惜而言甚矣哉。我之衰老也。蓋聖人所以嘆已之甚衰者。正所以嘆道之不行也。又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乃生知安行之聖。存思兼三王之志。相文武成王而轉亂爲治。所以立綱陳紀。而俾

人文之宣朗。制禮作樂。而俾典章之大成。則是周公之道行於當時。垂於後世。與天地同其始終者也。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矣。○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或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朕兆。朱子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動懇。則但能

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係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
盛衰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
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果不
可行而天果無意於斯世也○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
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此述而篇之第六章乃聖人誨人之辭而明為學用功之
序也子曰聖人言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也性之謂道則人
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如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
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之屬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
所適者正而無他岐即異端之感矣據於德據者執守之
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如欲為忠而得此忠欲為孝

而得此孝之屬是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
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
而心德之全也禮言仁則義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
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
情之謂藝則禮吉凶樂雲門咸池大韶之文射白矢參
讓尺御表舞交術逐禽左書象形會意轉注數布衰分
井儀御表舞交術逐禽左書象形會意轉注數布衰分
少廣商功均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
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子朱子既自逐節解之又自言以總斷之曰此章言

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
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
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

夫其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焉。謹志擬依
游之倫。先者重而後者輕也。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本與
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
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無
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或
問古者八歲即教之以六藝之事。明為學之所當先也。今
於此章末言之。而朱子復以為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
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為可後。抑志道擬德依仁。是大學之
事。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取潛室陳氏曰。教之六藝。小學
之初事。游於藝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功。習其文成德之游
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述而篇之第七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其誨人不倦
之意也。子曰。聖人言。自行束脩以上。自從也。行謂行弟子
見師之禮也。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如所謂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之類。是已。束脩
其至薄者。言從行束脩之禮以上。則禮有厚薄之分。至不
一也。吾未嘗無誨焉。吾我也。聖人之自謂也。誨。教訓也。蓋
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
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苟以禮來。自束
薄以至至下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大抵眾人來學之禮有厚
薄。聖人施教之心無彼此。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

此述而篇之第八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其施教之道也。子曰。聖人言不憤不啓。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啓謂開其意。若學者不到那心求通而未得之意之地。聖人則不爲之開其意。非聖人不欲爲之開。而學者之意未可開也。不悱不發。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發謂達其辭。若學者不到那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之地。聖人則不爲之達其辭。非聖人不欲爲之達。而學者之辭未可達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而可以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學者不到那舉一而知三之地。聖人則不再告之也。非聖人不能再告之。而學者之學未可再告之也。蓋聖人之教。必待其憤而啓之。悱而發之。舉一知三而再告之。則已不勞而人自得也。上章已言

聖人教人不倦之意。因併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乃復告爾。又曰。程子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入之猶難。而知之豈能堅固乎。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之能禦矣。大抵在學者未必受教之地。則聖人必無強教之事。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此述而篇之第九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於哀死者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夫子也。有喪者其家有喪之人也。斯人也。必有哭泣之哀。悲痛之極。而聖人臨喪必哀。食不能甘也。自有食不下咽之意。豈能飽乎。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蓋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也。須漸漸過去。故哭之日。自不能遽忘。而驟歌之也。此聖人自然厚重。不輕浮。如此。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子朱子既自逐節解之。而又引謝氏之言。以總斷之。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此述而篇之第十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前一節以出處之義許顏子。後一節以行師之要教子路。子謂顏淵曰。子孔子也。謂告語之也。顏淵孔子弟子。名回。孔夫子乃告語門人。顏淵而言。用之則行。時用之。則出而行之。以致其君而澤其民。舍之則藏。時不用。則處而藏之。以善其身。而求其志。是則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惟我與爾有是。夫惟之為言。獨也。我夫子之自謂也。爾指顏子也。是猶此也。指用舍行藏而言也。聖人言獨。我與爾能如此。蓋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何也。聖人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但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故必用行而舍藏。而顏子以深潛純粹之資。加博約

克復之功。與仁不違者三月之久。與聖人未違者一問之微。是亦近於無意。必固我者也。所以亦能用則行。舍則藏焉。若夫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孔顏豈有是哉。子路曰。子路亦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而問之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則是三萬七千五百人。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也。子路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子曰。聖人乃荅子路而言。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暴虎徒博。而不用器械者也。馮河徒涉。而不用舟楫者也。因而致死。而終無悔心者。乃輕身易死之徒。故聖人以此爲戒。則不許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懼謂敬其事。成謂

成其謀。聖人謂我行三軍。則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能敬其事。而不敢忽。好謀而能成。其謀而不敢廢者也。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子朱子既引尹氏之言。與自己之說。逐節解之。而又引謝氏之言。以總斷之。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此述而篇之第十一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明富貴無可求之理也。子曰。聖人言富而可求也。設言富若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執鞭賤者之事。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如不可求。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從吾所好。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蘇楊之言以斷之。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此述而篇之第十二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於謹所當謹者也。子之所慎。齊戰疾。○夫子也。慎猶謹也。齊之爲言

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觀夫子齊必變食。而謹齊之實可見。觀夫子行三軍。必臨事而懼。而謹戰之實可見。觀夫子於康子饋藥。曰。其未達。不敢嘗。而謹疾之實可見。門人之記。豈無自而然哉。○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尹氏之言以斷之。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韶。二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此述而篇之第十三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其心契韶樂而嘆美之也。子在齊聞韶。韶。孔子也。齊國名。在魯之北。

乃太公望受封之國也。韶舜樂也。且舜之後封於陳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焉。孔子在齊而聞舜之韶樂。三月。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學之三月。學之久矣。不知肉味。肉味之美者。也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且學韶樂而忘肉味。是肉味之美。不如韶樂之美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圖猶意也。爲猶作也。孔子乃嘆之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嘆美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聲音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之無不情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翅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嘆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

非常情之所能測也。○子朱子旣自貼經解之。而又引范氏之言以斷之。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爲韶樂。群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嘆美之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五音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此述而篇之第十四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於顯人倫。

之道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冉有孔子弟子，名求，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按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瞶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弒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之。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公薨，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夫子助衛君而問之。子貢曰：諾。子貢亦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諾應辭也。子貢乃應冉有而言：吾將問之。吾我也。子貢之自謂也。問之者，問於夫子也。子貢言：我將問於夫子。入子貢乃入。

於夫子之所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中子，即仲子也。詩云：摯仲氏任，朱傳曰：仲，中女也。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曰：古之賢人也。夫子乃答子貢而言：伯夷，叔齊，是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怨猶悔也。子貢又問之曰：伯夷，叔齊，亦有怨悔之心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故而

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蹤爾。何怨之有。若衛之
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夫子告之
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出子貢出來外面曰。夫子不
為也。乃告冉有曰。夫子不助衛君也。何也。既以兄弟讓國
為賢。則以父子爭國為惡。可知矣。夫子聖人也。豈肯助人
為惡乎。○子朱子既自逐節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總
斷之。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謙諫伐
以實其不
悔之實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或問夫子以
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
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朱子曰。夷齊
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
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

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得罪於天理也。故問
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
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
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
故其所以必再問。而知所決也。○齊氏曰。父子也。兄弟也。
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
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
害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
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有有見於伯
夷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為有功。必知
輒為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述而篇之第十五章乃聖人行事而見其處困窮之道也。子曰：聖人言飯蔬食飲水，飯食之也。蔬食，菘飯也。水，一則非酒之旨。一則非湯之有五味之羨也。言食菘飯而飲淡水，曲肱而枕之，肱，臂幹也。曲，臂幹而枕之以息，是則困窮之極也。樂亦在其中矣。在其中者，不求而自至之辭。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天理所宜謂之義，富則有財有祿也。貴則有爵有位也。我夫子之自謂也。浮雲雲之至薄者也。聖人又謂我視彼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中也。正如箇氣壯之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動矣。蓋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順行天地之

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之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記語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非樂蔬食水飲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程子須知所樂者何事？○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之，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以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

寔累其心。而改其樂。微見其樂之勉焉。○大抵不改其樂。是顏子不以至困而改其樂。守之之事。內不以外而動也。樂在其中。是至困而樂亦自若。化之之事。外不足以動乎內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述而篇之第十六章。乃聖人謙已誨人之辭也。子曰。孔子言。加我數年。加作假。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也。我夫子之自謂也。言天若假我以數年之壽。五十以學易。五十作卒。蓋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易即伏羲文王周公所作之易。如此則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過猶差失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

是有小過在。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爲此自謙之辭。以教人。使其知其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地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

易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比皆雅言也

此述而篇之第十七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其言語之節為立教之法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子夫子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嘗言之而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皆雅言也曰詩曰書曰執禮皆聖人之所常言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謝氏之言以斷之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朱子又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而樂在其中矣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

掌於太史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聖人詩書執禮則常言利命與仁則罕言惟力亂神則不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

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述而篇之第十八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自言聖人之學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葉公乃問孔子之為人如何於其門人子路子路不對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歟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女夫子指子路也奚何也

其夫子之自謂也。聖人乃謂子路說孔子之爲人也。發憤忘食，未得則發憤而忘食，樂以忘憂，已得則樂之而忘憂。是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猶言如此也。而不知年數之不足如此，但自言其好學之篤，爾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之者也。

此述而篇之第十九章。乃聖人謙已之辭也。子曰：聖人言我非生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聖人自謙已而言，我不是生而自然能知之人，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速也。謂汲汲也。乃是篤好古道而汲汲焉以求之者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尹

氏之言以斷之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如曰不知某之好學，曰信而好古，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好古敏以求之之類，非惟勉人也。蓋生而知者，義理爾，義理原於天命之性，帝降之衷，與生俱生，而能無氣稟之拘，物欲之蔽者，則生而自然知之。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禮樂名物，乃帝王之制度，古今事變，又因時之損益，若非學問之功，何由能驗其實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此述而篇之第二十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其語言之節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子，夫子也。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如屈伸往來之可

見者是也。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正。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神。而由之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謝氏之言以斷之。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怪則亂。常語德而不語力。語力則妨德。語治而不語亂。語亂則損志。語人而不語神。語神則惑聽。○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故不語神。○或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記皆悖亂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言。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迷而篇之第二十一章。乃聖人誨人之辭。而示以反身脩省之學也。子曰。聖人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而全其天命所賦之本然。語父子則有親語。君臣則有義語。夫婦則有別語。朋友則有信語。長幼則有序。一惡溺於物欲所生之邪穢。語父子則不親。語君臣則不義。語夫婦則無別語。長幼則不序。語朋友則不信。是二人皆我之師也。何也。擇其善者而從之。於二人之中。擇其善可為法者。我則從其善焉。其不善而改之。其一不善而可以為戒者。則我以之而改其惡焉。非二人者。皆我之師乎。然或兩人皆善。則我皆當從。或兩人皆惡。則我皆當戒。或與一人行善。則從之。而惡則改焉。又或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則從其善而改其惡。亦莫非吾之師。

也。豈必三人行而有一善一惡。然司爲吾之師乎。○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尹氏之言以斷之。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此述而篇之第二十二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憂患難之道也。子曰。聖人言。天生德於予。予我也。孔子之自謂也。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非天生德於孔夫子乎。天生德於孔子者。是天有意於孔子。而非徒生也。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

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而魋之未嘗不聞。嗚呼。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揜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此述而篇之第二十三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於施教之道者也。子曰。聖人言。二三子。二三子者。聖人稱衆弟子之辭也。以我爲隱乎。我夫子之自謂也。隱。謂懷藏而不顯。

露也。孔門諸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顏子有彌高彌堅之嘆。子真有猶天不可階之語。雖云學既有得之嘆。而能得者幾何人哉。故疑其有隱。吾無隱乎爾。吾亦我也。聖人言我豈有所隱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與猶示也。我無所行而不曉。示於二三子者。是立也。蓋孔門弟子但疑聖人之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言此以曉之。且孔子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便。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燕居便申申。天天。君在便蹶蹶。與與。過位便色。勃足躩之類。何往而非聖人道德之光輝。教化之流行乎。○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呂氏之言以斷之。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人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

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或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止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而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無隱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迹於聖人身上。形見出

來。是所謂與道爲體而無所隱於人也。與天象昭然莫非
至極之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孔子於日用之間視聽
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群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
察。所以疑聖人爲有隱。及聖人言此以示之。之後。而群弟
子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
飲食。莫不屢特書者。正謂此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述而篇之第二十四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於立教
之法也。子以四教。子夫子也。夫子以天縱之聖。任道爲宗。
上憂天命。下悲人窮。設教洙泗之間。來學三千之衆。而其
教之之目。大要不過四者而已。文行忠信。其一曰文。聖人
教人以學文。即所謂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以致

其知也。其二曰行。聖人教以脩行。即所謂約我以禮。使我
尊所聞。行所知。以力於行也。其三曰忠。忠是實心。就己上看。
是其體也。其四曰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是其用也。聖人
之教。盡知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
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此述而篇之第二十五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嘆世道之
衰。人才之難。而無示人入德之門也。子曰。聖人言。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吾我也。孔子之自謂
也。孔子嘆神明不測之聖人。我今既不得見。得見君子者
斯可矣。君子。才德出衆之名。但見才德出衆之君子。亦可

矣。子曰：子，曰字。疑衍文。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之善人。我今既不得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常久之意。有恒者，不貳其心，但得見心常久而不二之意也。亡而為有，亡與無同，是絕無也。以無為有，是虛夸之事也。虛而為盈，虛者未滿之名也。盈滿也。以虛為盈，是虛夸之事。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也。約而為泰，約窮賤之稱也。泰，富貴之稱也。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以約為泰，如我窮約却欲做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難乎有恒矣。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子朱子既用自己之言，與張子之說逐節解之，而又引張敬夫之言以總斷之，曰：聖人君子以學言，以學言者，兼乎質。善人有恒，以質言，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愚謂朱子又自謙而言以斷之，曰：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闡奧，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虛夸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戶。況敢望進德而造於闡奧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恒為入門，其度幾平。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述而篇之第二十六章，乃聖人行事之實，是即聖人取物之義，而見愛物之仁也。子釣而不綱，子夫子也。以鈎取

魚曰釣。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也。夫子或時取魚。則但以釣而釣之。而未嘗以大繩屬網。絕流而取之也。不射宿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夫子或時取鳥。則但以生絲繫矢而射之。而未嘗射宿鳥也。○子朱子既曰。貼經解之。而又引洪氏之言。以斷之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而絕流出其不意。亦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餽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恣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此述而篇之第二十七章。乃聖人謙已誨人之辭也。子曰。聖人言。蓋有不知而作之者。蓋疑辭。作是述作。乃作事也。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且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

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若此者衆矣而聖人不輕
絕人但爲疑辭以爲有此不知其理而妄作者我無是也
我夫子之自謂也是此也指不知而作者言矣孔子自言
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多聞擇其
善者而從之多聞者學之博也所從不可不擇故於多聞
之中則必擇善者而從之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須是擇
出那好底來用多見而識之多見者亦學之博也識記也
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知之次也如此者雖未能
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
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性也
此述而篇之第二十八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其設教

之心與容物之仁也互鄉難與言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
善難與言善童子見童子未冠之稱見來見於夫子也門
人惑問人夫子之門人也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
聖人與門人而言朱子疑此章有錯簡乃謂此下所言人
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人潔己以進潔脩
治也言人潔己而來與其潔也與許也但許其能自潔耳
不保其往也往前日也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
與其進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不與其退也非許其既退
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謂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謂
不與其退以是心至謂潔己以進斯受之耳謂與潔與進
唯何甚唯字上下疑又有關文大抵亦不爲己甚之意○
子朱子既自逐節解之而又引聖人之言以斷之曰聖人

待物之洪如此物亦人也洪寬廣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其待人之量其寬廣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述而篇之第二十九章乃聖人誨人之辭而勉其爲仁之語也子曰聖人言仁遠乎哉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乎哉疑辭也聖人言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矣決辭也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是則聖人始則疑辭以歎仁之不遠終則決辭以明仁之至近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爲仁由己言爲仁由於自己而非他人所能與是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欲之則至仁本固有心欲仁而仁自在於心矣非自外至何遠之有果何遠之有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此述而篇之第三十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於諱君之惡引己之過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於孔子曰魯昭公果知禮者乎孔子曰知禮孔子乃答司敗而言公知禮如此孔子退及孔子退離司寇之所揖巫馬期而進之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國人也司敗乃揖此人進之於前而問曰吾聞君子不黨吾我也司敗之自謂也君子至公無私之稱也相助匿

非曰黨司敗謂我聞君子不爲非也。匪非曰黨。君子亦黨乎。君子亦爲相助。匪非之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同出於太王者也。魯昭公取於吳。是犯不取同姓之禮矣。然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爲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謂之吳孟子。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便。若宋女子姓者。然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要之。昭公習於禮文。豈不知取同姓之非禮。但旣迫於事勢。犯禮而娶之。故特諱之。謂之吳孟子。以自文耳。謂之猶言稱之也。故謂之吳。則紀其實。諱之孟子。則隱其姓。固皆昭公自爲而自諱之耳。君而知禮。謂魯君昭公爲知禮。

之人孰不知禮。誰爲不知禮之人乎。此司敗甚言昭公之不知禮。而深責孔子之過也。巫馬期以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於夫子。子曰。丘也幸。聖人自稱其名而言。丘也何幸如之。苟有過人。必知之。苟誠也。謂已實有過。則人必知之矣。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子朱子旣自逐節解之。而又引吳氏之言以總斷之。曰。曾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不曾說出取同姓之事來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且以有過而人知爲幸。又可垂教以警夫護疾忌醫者。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世之法矣。使夫子而

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爲萬世之法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此述而篇之第三十一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氣象見於交際之間者也。子與人歌而善。子夫子也。人他人也。歌謂歌詩也。善謂善歌也。夫子與他人歌詩。而見其善歌。必使反之。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也者焉。讀者宜詳味之。○雲峰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此述而篇之第三十二章。乃聖人謙已之辭也。子曰。聖人言。文莫吾猶人也。文。謂言辭也。莫。疑辭。吾我也。夫子之自謂也。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聖人自謂發於言辭之文。莫是我。雖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乎。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躬行君子。謂身行君子之道。以行言也。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聖人又謂親身而行君子之道之實行。則我全未有得。則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而欲人之勉其實也。○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謝氏之言以斷之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曰。此章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

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得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述而篇之第三十二章。乃聖人謙己之辭。而見仁聖之極也。子曰。聖人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必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吾我也。夫子之自謂也。夫子謙言。若大而化之之聖。道德全備之仁之名。則我豈敢當耶。抑爲之不厭。抑反語辭爲之。謂爲仁聖之道。厭猶數也。

夫子又言。雖不敢當仁聖之名。而爲仁聖之道。則不厭數也。誨人不倦。誨人亦謂以仁聖教人也。倦猶怠也。不惟爲仁聖於已。而不厭數。又必以仁聖教人。而不倦怠也。則可謂云爾已矣。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公西華。孔子弟子。名赤。聞聖人爲不厭教不倦之語。而歎之曰。正是弟子不能學處。何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是。豈弟子所能學也哉。○子朱子既自貼經解之。而又引晁氏之言以斷之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

西華仰而歎之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孔子嘗曰。當仁不讓於師。今日若聖與仁。則吾豈敢非孔子謙辭乎。朱子曰。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不謙處。蓋聖人所不居者。仁聖之名所不已者。仁聖之實。學者亦唯務其實而已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此述而篇之第三十四章。乃聖人行事之實。而見於不事祈禱者也。子疾病。子夫子也。疾輕而病重。夫子疾而至於病。則疾甚之時也。子路請禱。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請謂請於夫子。禱謂禱於鬼神。孔子弟子子路乃請於夫子而

欲禱於鬼神以祈福。子曰。有諸。問有此理否。夫子問子路。有此禱之之理否。子路對曰。有之。子路乃對夫子而言。有此理。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言古誄辭。有禱爾于天地神祇之文。只此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子曰。丘之禱久矣。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謂門戶。竈。行中。雷。之。五祀。乃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肯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朱子又曰。疾病行禱。

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蓋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湏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天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則述而篇之第三十五章。乃聖人誨人之辭。而發於救時之弊也。子曰。聖人言奢則不孫。奢則非止。謂違禮犯上之事。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即是也。孫。順也。凡人之僭犯張大者。必不孫。順儉則固。儉謂儉約。固陋也。凡人之儉約者。則固陋而已。與其不孫也。寧固。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故曰與其奢而犯禮。寧可儉而不足也。○子朱子既自貼。

經解之。而又引晁氏之言以斷之。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蓋春秋之出世。王綱不振。王制不明。王化不行。而僭犯之風。張大之習。雖東魯禮法之邦。猶不能免。況其他者乎。孔子以天生之德。任斯文之責。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道。可無言垂訓。以救當時之弊。而復淳古之風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此述而篇之第三十六章。乃聖人誨人之辭。而明君子小人之存心之異也。子曰。聖人言君子坦蕩蕩。君子成德之名也。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君子循理。故常舒泰。何也。蓋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也。小人長戚戚。小人無德之稱也。戚。戚憂也。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何也。蓋爲物所役。求名則沒於名。求利則役於利。行險

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也。○子先子良用自己之言。與程子之說。貼經解之。而又引程子之言。以斷之。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言君子所以坦然而平。蕩蕩然而寬廣者。以其心廣大。體安舒也。單言君子。以見小人之不能然也。學者可不以君子爲法乎。又可不以小人爲戒乎。故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其平而安。

此述而篇之第三十七章。乃聖人容貌之實也。子溫而厲。子夫子也。溫。和厚也。厲。嚴肅也。夫子溫然有和之可挹。而復厲然有嚴之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也。而厲者陰之嚴也。自陰根陽而言。則陰之柔也。而厲者陽之剛也。威而不猛。威則可畏之謂不

猛。則不暴之謂也。夫子儼然有威之可畏。而復易然之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威者陽之震。而不猛者陰之順也。自陰根陽而言。則威者陰之慘。而不猛者陽之舒也。恭而安。恭。恭順也。安。安定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陰根陽而言。則恭者陽之至。而安者陰之定也。自陰根陽而言。則恭者陰之肅。而安者陽之健也。蓋聖人之德性。本無不備。德性。和。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如柳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惟聖人。則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如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

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大抵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故聖人有中和自然之
德容如此。

論語詳說卷之七

